欽欽新書 十

共十

欽欽新書目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洌水 丁鏞 著

剪跋蕪詞一

遂安郡金日宅獄案

傳曰惟令之旱亦冤之酷日夜憂勞如焚如灼謫見于上職由人事之失於下百工有失郎一人之失罪當寡躬不敢自赦令又以靡不用極之意欲行疏決而此擧須備儀衛可行亦可謂非其時刑官之使之來待無行實對政爲錄因事詢問耳凡事懋實爲貴何論常格無疏決之名有錄因之實則是亦實政實者僞之反也佇冀底豫之方俯

勉修省之策自今日刑曹堂郎並直本曹就京外死囚詳覆及錄啓及田啓查啓等一百二度其中禀覆未下十一度外逐一詳閱各出意見究理剖析論斷間日就議于籌坐大臣隨續陳聞則潛心諦求於齋居之時過齋當判下此意令該堂知悉（嘉慶戊午五月十二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刑曹堂上同爲入侍時）

右議政李秉模曰遂安郡金日宅獄事段始雖緣於醉戲竟未免於殺死欲自圖生誣及同伴究厥用心尤極無良及覆思之未得可生之路矣

刑曹啓曰臣等以爲起閙出於戲劇則致命由於不幸然而痕損如彼元犯自在雖以兇身圖生之詐初有私

和疑亂之跡而畢竟綻露屍親自服則豈待賣狗護病

損財許葬而後方可謂之眞贓是自手殺三人同行一毆一

挽而失笠裂衣自露酣鬪之狀則雖欲推諉其可得乎

一味抵賴情狀尤惡各別嚴刑期於取服之意分付道

臣何如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行左承旨臣洪仁浩啓

判付曰金日宅獄三人行一人死同是醉中便是戲殺而

日宅則曰太寬打太寬則曰日宅打旣無必殺之心又無

傍觀之證所謂蟾之角觝誰知烏之雌雄衣冠之獨不裂

破狗肝之偶爲勸喫不足爲日宅難脫之眞贓更令推官

査得實情斷案以聞巡營關文及査庭問目招詞並刪之

會查官谷山都護府使丁鏞查報狀跋詞曰爲等如各人
等招辭是置有亦大抵金日宅之爲元犯者以其有四條證
案一衣冠裂破也二狗肉歡喫也三屍體受置也四反
葬酬酢也有此四條證案渠雖喙長三尺無辭發明是去
乙今以初覆檢以後文案中可以爲證可以起疑者次
第抄出反覆鉤問或施威而嚴毅或好言以開諭是乎矣
一辭稱寃終不吐實究厥所爲誠爲頑惡是乎旀屍親之
李召史干犯之朴丕寬干證之安尙云最爲行查時應
問之人而丕寬段出獄之後卽離此土轉出他鄉亦無
蹤跡李召史段本以西關之人春延死後不知去處且

無族屬之可問安尙云段老病物故已爲二年書堂訓長辭道亨段轉出他鄕不知去處切鄰李得奉段亦爲物故風憲及兩切鄰之招一如檢驗時所供無一可憑擔屍人李以方段逃避軍役不知去處分此除良屍體之受置日宅旣不發明則亦無更問之端是如乎今以查庭之供爲準則死因求生之言不足取信若以檢案之文爲據則反覆變改之際實多疑晦第以四條證案論之衣冠裂破事段太寬米橐負來之說已發於初檢時各人之招今此日宅招內太寬衣笠搭在橐上之說不可歸之於歸詠分此除良雖泯之乘憤鬪鬨者脫笠褫衣自是例

胥則日宅衣冠之偏被裂破不足爲鬪鬨之斷案是遣被
打死之春延亦未嘗裂破衣冠則太寬之獨全衣冠不
足爲不鬪之明證是乎旀狗肉勸喫事段今考前後文案
太寬親屠之說自初至終屢發於日宅之招而太寬於
此初無發明之語則此事之專歸於日宅無怪稱寃是遣
且捨錢而買狗事或容易持刀而宰狗人所賤鄙尙使
太寬有挽解之功而無鬪鬨之罪則如許賤鄙之事何
不諉之於日宅而甘心自當乎此一款殊爲訝惑是乎旀
屍體受置事段太寬家之遠而狹窄日宅家之近而空
闊姑舍之噫彼李台史者旣以日宅爲元犯而置屍於

日宅之家及其入官而發告也又何以太寬爲元犯而日宅爲挽解之人乎屍非吉物人人孰願受而手足旣縛矣擔人旣散矣無言受置勢所固然分叱除良慫恿苦主使據元犯一何智也恭受屍體自作眞贓又何愚也反覆思量不得其故是乎旀返葬酬酢事段叅聞立證者乃是安尚云是乎矣尚云初招曰但見日宅之口似有言語之幾是如爲置賊以前捉不以後捉言以耳聽不以目聽是去乙見其口而似有幾云者何足爲殺獄之明證乎況旀太寬日宅同被綁縛同坐一處則太寬所聽之處此等酬酢雖低聲細語豈可生意乎至若七八歲兒曹之說此

是日宅之亂招彼此無當全沒緊要乙仍于假令日宅眞有反葬之說愚泯之怯於殺獄者雖非元犯不是異事是乎旀總之四條證案姑舍勿論噫彼李召史者身作寃家咎主苟有一分人心變幻元犯疑亂獄情是豈常情之所忍出乎初招之以朴爲讎者非受賂而舞奸再招之以金爲仇必是見敗而嫁禍初招非詐則再招必誣二者之中居一於是此女之言豈可以苦主而準信乎令以伊時刑吏之招觀之則李召史之更招其在初檢文案雖以同日更推循例修正是乎乃李召史發告在於十六日其變招在於二十二日是如爲置所謂李召史之言

都不足取信然必欲擇於斯二者則其夫絕命之初悲哀出於情眞奸詐未及萌動此時所言或可憑信而夫死七日之後其屍已冷其悲稍緩則私意橫流唆囑交攻此時所言豈必眞實以此言之再招之可信不如初招雖然令若以太寬謂之元犯則取考前後文案亦無斷案明證之可以歸一者是乎所墟市歸來醉步施施挾路班荊冀談相戲轉輾層激遂至鬪鬨當此之時何者獨惡相與拳踢何者獨善極力分解乎分解之過例爲鬪鬨設令某甲初則分解畢竟觸憤都成鬪鬨則三人滚合弱者被傷勢所必然分叱除良春延本是他郡之孤蹤

太寬日宅同是丕邑之豪民手勢足勢偏湊春延而太寬日宅如釜似鐺無玉與石故春延之未死也問病則同往買狗則同議甲打乙解之說乙打甲解之說都不出於两人之口是如可及夫春延之旣死也我躬不関各自圖生則金誘於朴朴誘於金乃欲歸罪於一邊乙仍于令於行查之時必欲區別其元犯次犯而指一歸重則難免猜模易涉牽強是乎乙遣設令日宅之罪較重一分太寬之罪較輕一分論其所差宜不相遠是去乙太寬不踰十朔無端白放日宅牢囚六年終抵大辟其於平允之道恐或未盡是乎乃第念證案俱絶獄情已老初覆檢之

未能查出者令於六年之後雖欲追覈只益疑晦若但以前後文案及日宅招辭遽然論斷謂可審克則獄體至重法律至嚴有非一二查官所敢輕議是如乎上項金日宅者更加嚴刑期於承款恐不可以道以參商論理啓聞以待處分爲只爲云云

觀察使李羲駿狀啓跋辭曰此獄段湖考錄啓文案參互推官查報是白乎則不無一二條參差之端故更推初覆撿原案細細考閱節節憑準則當初錄啓未免疎漏乙仍乎因暑致斃以盡其窮覈之方是白如乎大抵三人滚鬪一人致死不過因戲而成鬨俱曰彼打而我挽是白乎所衣冠

之一完一破伊日之腕著不同藥狗之或買或屠二人
之情跡推均以至生時之間病死後之見縛兩箇一般
則正犯次犯之於金於朴都沒的確而特以屍體之不
置於太寬苦主之搜告以日宅把作眞贓已成鐵案而
運屍之時日宅之居不幸便近搜犯之際李女之招太
涉顚倒此又不足爲斷案是白乎矣慈患屍親損財反葬之
說不無知罪自怙之跡而尚云之證左雖甚糢糊李女
之納招不啻丁寧分叱除良殺春延者非甲則乙而太寬之
打著一款亦不明的則正犯之目終難捨日宅而歸之
太寬是白乎矣推官之說難俱有所援詞證之參覈更無其

路論以情節實涉疑晦而人命至重獄體莫嚴非臣淺
見所敢臆斷是白如乎令該曹稟處爲白只爲云云
刑曹判書朴宗甲回啓曰二生一死曠野之混鬪證左
無人始甲終乙苔主之發告情跡絕疑似此獄情左合
審究是白乎所令覽查 啓日宅之爲正犯專在於四條證
案而推官跋辭之儘意劈破者雖有疑信之相參要亦
不無所據日宅之獨著衣果然矣則完裂非所較於脫
者太寬之手屠狗果是也則救療何獨在於買者屍體
受置果在於日宅被縛之後則無力可禦反爲酬酢果
在於太寬參聽之所則不攻自破所謂被縛之後也參

聽之所也不見文案之舊載乃出正犯之今招則只以死因自明之辭執爲昭脫之證者固不能無疑是白乎矣至於衣搭米擔旣非鑿空之語手出狗肝云出檢庭之招則以完而罪裂舍屠而咎買昧彼此之形而失輕重之分以是而證成其罪日宅之極口稱冤不是異事擧一反三而推官論列之有據可以推知是白如乎大抵三人同行醉而相詬詬之變而爲鬪毆打者豈全毆打挽解者豈全挽解雖被打者之手脚豈全不著於毆者挽者之身乎不幸而一人死幸而二人生而此命之斷送莫的其爲張爲李彼婦之反覆不辨其孰眞孰誣則一人之

爲正犯而六年牢囚一人之爲干犯而九朔白放亦其幸不幸耳今於年深事過之後所謂屍親也干犯也緊證也無一見存而諸般疑端之見發於前日鞫成之鐵案者如是昭著今欲移罪於太寬則實無查究之處因以取服於日宅則終非欽恤之道原之獄情參以愚見施以惟輕之典恐不至大段失刑是白乎矣獄體至重有不敢直請 裁處爲白乎旀查庭問目拈出文案中肯綮則今此句語中如雙執髻也七八歲見曺也皆是文案之所無而雖以因供言之太寬之寧狗日宅之口有言語之發云者似已出於前後供招而亦不概見此必是錄啓

時節取成文之際過加删沒而然殺獄錄啓關係何如
則罪人招辭多漏緊語致使獄情無以領會其不能致
察之失在所難免錄啓時該道臣推考何如嘉慶三年七月初七
日右副承旨臣尹光顔次知啓
判付曰依允爲旀審理時已有起疑措辭判下分叱不喩卿等亦
曰可恕屈法一款無容更議該囚段令付道臣使卽決勘
爲良如教
刑曹關曰判付辭意施行爲乎矣擧行形止卽爲狀
聞宜當向事關是乎等用良
巡營關曰上項遂安郡殺獄罪人金日宅身乙依大明

律鬪毆殺人條減一等之文決杖一百後流三千里定配所於咸鏡道利城縣別定官族使押送配所爲去乎到配即時可信人處保授安接令是遣到配月日及保授人役姓名并以自責道依例啓聞施行向事

松禾縣罪人姜文行查啓跋辭 監司李義駿 查官丁鏞

根因松禾縣有某甲偷葬其親於姜氏之山姜文行與其族儀孫同往某甲之家見某甲坐於房中曳而出之落于庭中適其地勢縣高房之於庭其高一丈有餘文行立於火坊之上 窓下炕牆方言謂之火坊 曳而出之火坊之廣可以容足也時又隆冬地凍而堅宜有所傷而既落之後

儀孫又從而曳其頭髮毆之踢之後數日某甲死初檢
官以被打致死爲實因以姜儀孫爲正犯覆檢官鄭述
仁以爲某甲雖被毆踢屍帳初無痕損此必墜落凍地
臟系震絶於是以內損致死爲實因以姜文行爲正犯
三檢與覆檢合文行遂爲正犯公議以爲疑獄先是諸
道檢官凡屍帳之痕損不明者輒以爲內損 主上下
敎設禁鄭述仁曰無寃錄明有內損之條豈可以一時
禁令遂廢內損之名乎其跋文措辭論理斷以內損監
司亦可之至嘉慶戊午夏 上齋居理獄特拈金日宅
姜文行二獄使之查啓日宅特蒙 酌處而刑曹判書

朴宗甲以爲姜文行査啓中或稱擠擲或稱曳墜所論
荒雜參請再査於是監司又以余爲査官旣査屬余爲
跋辭及馳啓文行亦蒙 酌處 戊午六月白
令此獄事始旣三檢今又再査始則痕損不明實因正犯
之俱援今則證招差異擠擲曳墜之難分是白如乎檢案旣已
歸一而跋辭未免糢糊至承問備之命 臣 滿心惶懍靡所
容措第伏念擠擲曳墜之前後貳招雖若眩晦而靜究裡
面實無可疑書啓中贅然萬章之身零已是文行之手釋
者實是當日眞境 臣 之跋辭中亦何嘗有雍容垂下近地
始放底意哉書啓旣以擠擲曳墜張皇爲說 臣 亦當分而

言之矣若云擠擲則是出階之後另用手勢使之颺空而横落也若云曳墜則是出廳之時遽加揮霍使之因勢而墜下也若論手勢之順逆則階闊堇容兩足忿氣方撐一肚由房曳出待其著足於階上始乃另用手勢再傾擠擲者默想伊時光景太涉舒遲由房曳出之時勢迅機駛未及駐足而立階俠已墜身而落地者於勢為順於理為當三檢跋辭中階既狹窄幸而斜墜云者最為襯合分此除良萬章之出階也必面庭而背房若果另被擠擲則仆身東地必致面部之擱撲何乃檢驗之帳初無破傷之痕乎其非另被擠擲即此可驗若論受傷之緊歇則擠擲者必遙落

庭中曳墜者必近落階下擠擲者必另彼新勢曳墜者乃因仍原勢擠擲者必全身攧撲曳墜者乃兩脚撟下彼猛而此劣彼緊而此歇臣之跋辭中若有差殊云者正爲是也而若謂之擠擲能爲內損曳墜不能爲內損則是又情法之外也墜車蹪埕猶或內損況七尺之階彼人曳墜者手臂腿下撲而懸氣仰衝臟腑內震而係脉易絶則因仍致命理或無怪肚脹竅血未必不由於曳墜而實際眞境不宜別求是白乎矣特與颷空橫落者不無緊歇之別耳其能內損旣無彼此則其於文行之死生獄情之寃允無甚損益此臣所謂擠擲曳墜之貳招雖若疑眩而實無可疑者

也書啓以擠擲曳墜之不能明辨答臣不已臣固受而爲
罪然苟欲甚分擠擲二字原亦可疑臣以爲擠者推也擲
者投也擠之與擲勢各不同擠者撤其手而推之使之顛
踣擲者固其握而挺之使之投落擠則不擲擲則不擠合
成一事本自未瑩不審書啓何爲而不辨也大抵老獄查
閱之法宜以檢案爲主不可以新拈取準是白乎矣至於此獄
段毋論擠擲與曳墜都是獄官聽言而成文因意而下字
者細究字義雖若判異通論語意實易相混故因供則自
以爲毫無變改而查案則乃不免少有異同試以言語文
字本自不同擠擲曳墜都非文行口氣文行所言則自初

至今一直曰出而昆之所謂昆之或稱昆諸刑吏檢官諱之爲文或稱擠擲或稱曳墜理宜活看情可推通又何得研覈字義有若經典之文乎哉此獄所爭不在乎擠擲曳墜而唯在乎內損被打誠爲內損則當死者文行若是被打則倖逭者儀孫八字打開宜在乎此雖然 臣之愚昧獨以爲雖曰內損亦未必文行爲正犯何者毆踢之法必兼推擠滚頓之身必受翻覆推之擠之手勢易及於胸背翻之覆之臟系或受於震撼則豈必內損之祟不由於儀孫而償命之案專歸於文行乎今欲緣情而起疑求生於必死則內傷終涉於求索儀孫竟歸於脫空此或爲却顧之

一段(是白乎矣)屢度查閱詞證亦旣歸一則償命之案文行宜不敢棹脫(是白去乙)一直漫漶連事抵賴者極爲狡惡更加嚴刑得情何如(爲白乎喻)

刑曹罪入咸奉連獄事詳覈回啓(刑曹參議丁鏞)

事實嘉慶己未四月余自谷山承 召還朝未入城中批除刑曹參議令審覈中外獄案其已成鐵案者本皆循例回 啓一日

御判若曰咸奉連獄事或有疑端卿等看詳回 啓余欲取初覆檢文案觀之曹中大小僉曰此獄已過十年今成鐵案看詳無益余令曹吏取來讀未半知其爲至冤

遂諭理田啓朝而獻券日未午曹中大沸院隷傳
御判直於曹庭進咸奉連解枷杻賜衣冠白放原文案付
之鬱攸○咸奉連者楊州議政里民也平倉卒某甲質
還餉到議政里金太明家取犢而去路遇太明太明還
取犢某甲不肯太明遂攄某甲之腹以其膝骨撞等胷
膛奪犢而去路遇咸奉連負樵而還咸奉連者金太明
族人之傭賃也太明遙呼奉連曰彼去者賊也盜吾犢
者也汝其挑之奉連負樵而立以手擠其背某甲仆於
田間卽起而去歸之平倉嘔血數升謂其妻曰殺我者
金太明汝其報讎備告之故言訖而絕其妻走告北部

北部初檢之狀其屍帳曰胷膛一處紫黯堅硬團圓長三寸七分鼻口血瘀此外都無痕損而實因曰被打致死正犯曰咸奉連看證曰金太明蓋里任伋三切鄰之指並云奉連擠殺之也漢城府覆檢並與初檢同刑曹月三同推回啓並請償命大臣獻議政院議啓並同已十二年矣己未五月日

回啓曰臣等於昨日議啓之時只取文案中素稱疑晦者著意論啓是白遣至於咸奉連事段曺中昀議素稱鐵案故只得循例請刑是白加尼及承聖旨特拈此獄令臣等看詳議啓臣等仰體欽恤之德付盡欽明之義取考初覆檢

文案覈其根因是白乎則獄情至冤節節違理始爲起疑終於無疑臣等昨日議獄不審之罪無所逃焉竊心惶懍靡所容措是白如乎原夫斷獄之法厥有三據一曰苦招二曰帳驗三曰公證三者相合其獄無疑三者相違其獄未究是白去乙今此成奉連獄事段檢帳痕損與苦主之招翕然相合而棄此不用全憑亮身之歸辭參以切鄰之誣招以定實因以搜正犯是白乎所入門呼妻所煩冤者金太明三字瀝血指仇所願報者金太明一人原初所督者金太明之穀因而所奪者金太明之犢其里則金太明之所盤據其鄰則金太明之所號令其在獄體唯當於金太明身上十分致

意是白去乙捨射而問你網魚而離鴻忽以咸奉連爲正犯不

亦謬乎況你援犯之法全在痕損苟其痕損明在咸奉連

之手頭則太明雖豪奉連雖殘痕之旣務犯固當擬是白乎矣

令也不然等之者太明之膝也擠之者奉連之掌也膝之

所著非卽脅膛之所帖非卽脊背乎脊背則明白無

一痕、脅膛則紫黯者三寸執此痕而求此犯誰其當之鄰

證則曰擠其背而殺之屍帳則曰執其脅而驗之酒薄而

城闉危冠而皐褭其於情遠矣況你太明等之奉連擠之

則其實因之目不曰被等當曰被擠是白還苦招鄰招都無

一打字之發口仰面合面亦無一捧痕之著身是白去乙令忽

斷之曰被打致死天下有如是獄體乎若云被擠則背無傷痕若云被撐則罪歸太明故漫漶其名謂之被打乙仍于擠猶寃矣打之謂何況旀證也者公證也苦主不能爲證以其志在於報仇也犯人不能爲證以其志在於圖生也切鄰爲證者爲其情均於左右也傍觀爲證者爲其身超於死生也今此獄事乃以金太明爲看證金太明者以正犯被告者也正犯被告者其可爲公證乎志在我生逞憾人死在太明則以已而證已在奉連則以敵而證敵其亦寃之甚矣況旀鄰保無非太明之姻戚里任鄰是太明之聲援衆口和同以成此獄而苦主發告之狀屍帳堅硬之

跡前後文牒都無所論撰以情法極爲踈忽是白如乎今欲理
冤而伸枉必取金太明諸人鉤覈如初檢然後始可辨白
是白乎矣其間歲月已過十年其應問各人之死生去留都不
可知若查驗路絶則奉連之冤無以得雪第令鐵營行查
論啓何如
判付辭旨文辭而語長令不能盡記中間有財羅貨綢積
離靡托之客鸞等句末曰咸奉連直於曺庭白放原文案
付之鬱攸金太明令鐵營減一等查處

黃州申著實獄事 遯葵

黃州民申著實本以賣錫爲業有某甲賒喫錫兩個不酬其價至歲末著實至其家督之某甲不酬轉相爭詰遂至勃怒著實以手擠之某甲被擠適其背後有支宮仰卧（支宮者所以擔樵）支宮之角正中某甲之肛門上衝腹部即刻致死以至成獄○嘉慶戊午秋余至海州道內守令多會芙蓉堂咸曰此因以二葉錢之故而當刻殺人必不可赦余與鄭判官（述仁）獨曰不然厥明年夏在刑曹議獄一日 遯葵曰黃州申著實之獄不無可議誠以支宮之角本非直鋒（其勢斜）肛門之孔亦在隱處巧與

相衛非人之所能爲者著實雖有擠人之罪而無殺人之心

上即命承旨書 御判若曰至尖者支莒之角也至小者肛門之孔也以至尖之角當至小之孔天下之至巧湊也（以下令不能盡記） 於是著實乃得酌放

申明掘檢之法教文跋

昔我 肅祖之教有曰殺獄之最緊最重者莫如檢覆間有外方守令任意增減獄事遷就至于數十年不決而瘦死獄中者自今以往該官必親自開檢一從無寃錄毋或有難明未盡之患亦惟我寧考之教有曰檢驗雖不實詞證俱備則不當追檢况已埋者乎周文其猶掩骼今則至於白骨檢驗予則曰當之者無異再被殺越或有不償命者殘忍莫甚此後殺人之匿埋者依例檢驗後自官埋置其他已瘞者勿檢大哉聖人之言也向於賓對相臣以爲自有 先朝掘檢之禁令京外不敢開檢按驗不無幽鬱

之慮予於其時只知有 肅祖受敎詢于廟堂爰及三司纔有玉堂劄請掘檢予意亦以爲然今見 先朝受敎則一如 肅祖聖意大抵無冤錄掘檢之法欲防私和匿埋之弊則 先朝受敎中殺人而匿埋者依例檢驗之敎卽 肅祖受敎中一從無冤錄之敎也今有議者或以下句中其他已瘞者勿檢之敎謂有朝禁而此則有大不然此指白骨檢驗之謂也若不計久近而通指已瘞者則宜有上欵匿埋檢驗之敎乎然則向者相奏堂劄亦由於誤認受敎而其意豈不出於受敎之外也今別無申定令甲之事但當一依 兩朝受敎遵而行之至於事在久遠者或

因此而爭起互訟欲掘白骨則甚非 先王欽恤之本意也今日以前已埋者便屬令前切勿舉論此後又或有年數已久而猶不可不掘檢者亦勿輕自開檢必也啓聞後施行

臣謹按開棺之檢發塚之檢明載無冤錄此是自古流來之經法近世守令吏胥之等但據大典之增注每云掘檢新有朝禁必待監司狀聞然後乃許開檢凡殺人匿埋之獄例不得請其開檢因此有辭殺者倖遁而不抵被誣者瘐死而難白豈不哀哉夫匿埋之檢時刻是爭千里馳奏待其回下動經時月有不腐爛靡憑者乎

臣嘗疑之今考　列聖御製得此教文始知大典增注
原係當時誤讀　聖旨非我　列聖眞有禁掘之令也
令查　肅宗下教曰開檢一從無寃錄而已無寃錄旣
許其開棺發塚則　肅宗無此令也又查　英宗下教
曰此後殺人匿埋者依例檢驗其他已瘞者勿檢匿埋
之檢卽是掘檢則　英宗無此令也　二祖下教若是
明白而大典之注如彼相戾者特以　英宗下教之末
有其他已瘞者勿檢七字故增注之日添入此條也夫
檢屍之法不惟殺獄有之流配罪人路傍僵屍及自縊
自溺之類皆法所檢驗故　英宗明立科條曰殺人匿

理者依例檢驗其他已瘗者勿檢其他云者非殺人之謂也　正宗又以此段解之爲白骨檢驗然已瘗二字不分久近未必惟白骨者當之然且白骨之外　正宗皆許掘檢其所謂狀聞後許檢者乃年數已久之屍也然則年數未久者雖亦啓聞直當開檢並不必稟命於監司也然大典之注令成法例宜自刑曹表章此教知會諸路使自監司曉諭列邑先期約束凡有匿埋者勿稟上司直自本縣爭時開檢庶乎獄理無冤也若法書無此知會爲守令者亦不得不論稟監司以請處分而已若是者　先朝教文宜別自謄報附陳辯破之說乃免

上司督過不得以所秉之直而必其無事也○大典通
編增注云殺人匿埋者依例檢驗其他已瘞者勿爲掘
檢又云凡當掘檢者勿爲徑自開檢必先啓聞舉行此
今日之所宗信也然通編成於 正宗初年教文出於
正宗中年按獄者顧不當以教文爲主乎通編如此故
當時詢于廟堂爰及三司繙有玉堂劄請掘檢而 教
文於是乎頒下也然則通編刋正一時爲急豈可一任
其眩惑乎

洌水 丁鏞 著

剪跋蕪詞二

谷山府罪人金大得跟捕查決狀

嘉慶丁巳八月十三日東村梨花洞尊位洪致範報曰本坊月川谷居民折衝金五先去七月二十六日自咸鏡道來豊地買牛還來是如可逢賊致死今月初八九日以來傳說頗多故親往五先家探問形止則五先子完甫完春曰吾父素患胷腹痛路中猝發以至不救實無逢賊之事歷問鄰里所答如一初十日申時量已爲埋

葬而賊殺之說終不止息故玆以馳報○梨花洞距府
治百餘里南接伊川之古尾灘東連安邊之衣豊社北
通安邊之老人嶺亂山叢林素稱賊窟苟非親至其地
無以覈其實於是以捻地爲名（無冤錄有捻地法）卽起馳往左
右交諫皆不聽十四日親至門巖洞口金五先致命處
設詐鉤覈執得衣豊人李好天之子李奉位（年十六）李昌
仁（年十五）以東處之密室令中軍姜鎭周多買綵組蜜餌
誘之使言乃得其實於是發二校二卒令帶二兒跟捕
賊人果於八月二十八日執得虎身報營而殺之
報狀曰本府梨花洞居民金五先去七月二十六日逢賊

被殺緣由及各人等招辭令月十五日已爲馳報是果在府
使以監試叅考官十六日發行馳進營下而金五先被殺
時看證人李奉位李昌仁兩兒或誘或嚇多般鉤問則於
吐實是乎則李奉位李昌仁等更招曰上年十二月我等往
安邊永豊地法串市貿得海藿將以馱牛忽有一漢似是
店舍雇工爲載材木驅牛過去是如可觧之於店舍門前來
立我前撞擧海藿試其輕重謂我等曰任重而牛小何以
馱去正語之間村人數三驅牛過去遥呼厥漢曰金書房
金書房不欲同去乎厥漢曰吾則勑姑木中折所以馱物無以
馱牛君輩暫留與吾同去我等於此始知厥漢之爲金哥

是白遣我等力弱任重令金哥助力同載是乎則金哥曰勅姑
不今當改造與彼人同去吾事甚忙無以助力我等再三
懇請金哥黽勉助力是白如乎金哥之面目身標伊時詳見是白
加尼去七月二十六日日沒時自谷山地騎牛過門巖水口
忽聞路傍林藪中有人聲喧起又有黃牛一頭放在豆田
我等高聲曰速執彼牛牛將相鬪語未了驀見林藪中有
黑物攫人是如可起身躍出向我等拔刀大喝曰汝若作聲
吾當刺汝此時刀腮血痕鮮紅是乎旀前到我等牛下將欲
捽下路傍適有凹陷處賊漢顚躓未及起身我等乘此時
猛鞭驅牛急急前走是如可伊時見其容貌乃是上年十二

月法串場店舍前助力馱養之金哥也究人容顔叚面色
白顴骨稍高兩頰刻殺準高顚尖眼胞凹陷眉毛豐黑鬢
大鬚微頭髮四垂年可二三十身長中人是乎弥棉布小敝
衣兩裾後結刀長數寸是乎弥牛毛色叚黃色牡牛不大不
小兩角前曲額毛如羊兩肋有瘡膿汁露出厥漢今若捉
來對面可以明白今別是白如乎相考處置亦爲有等以府使於營
行臨發之時以兩見招辭書授譏捕將校金光允沈昌民
等使之前往永豊法串場近處各別譏詗期於捉納是乎加尼
府使還官後今八月三十日戌時量同金光允沈昌民等
捉得賊漢金大得爲名者還現是如乎當日金光允沈昌民

所告內矣等於八月十六日奉令出去與李家兩見直到
永豐法串塲近處變服潛行多般採探是如乎上年十二月
村木輸運原繫誰家成造是喻各別探問是乎則本里韓哥令
年造家而上年十二月果令一村動力輸材故伊時輸材
諸人使兩見面面看審是乎矣皆曰非也非也於是十二月
以後本里出去之人又從別處探問是乎則李光仁家雇工
金大得者今年七月無端出去是乎矣蹤跡影響無人明說
故矣等轉轉追蹤密密採根中間設施方畧一口難說是如
乎八月二十八日酉時量尋至安邊地老人嶺底細洞村
距法串塲八十里窮山絕峽人跡不到之處草屋二家之

前執得金大得者不卽結縛率至山腰林中令兩兒看審
是在果兩兒同坐林中望見金哥之來看毛跳動神色勃興
辭謂矣等使之速縛故矣等謂兩兒曰此是彼漢人鬼立
判之時汝曹青春不宜使曖昧之人寃枉致死是白乎乃則兩
兒怒氣勃興面色紅赤如鷹見雉突然起立聲聲叱喝云
吾曰結縛便當結縛此漢寃枉吾當殃及又曰彼漢前於
門巖水口乃欲拔刀刺我執足捽我速宜結縛此時金哥
面色如土體顫股栗噓唏一聲曰汝曹與我有何寃讐汝
曹如此吾今死矣更無一言發明矣等觀此時光景天機
流動鬼神森列故卽行結縛而賊漢容貌詳細看審則果

與兩兒十六日所供一毫無錯故更不盤問取路文城同夜率現爲有等以依例取招次○招辭並刪

跋尾曰此獄段兩兒之前後指證旣無差錯二校之轉輾跟捕綽有脈絡海菜助載之時金哥之酬酢爛漫則識面本不依俙材木輸運之後韓家之成造的實則追蹤又非荒唐是乎旀水口喧起之際黑物之放牛殺人者審無錯山腰望見之初赤面之如鷹見雉光景如畫至於賊人之容貌壯牛之毛色被殺之月日行兇之處所見招賊招一一相合是乎則傷痕事實設有差錯尚不足一毫置疑是去等況旀三處刀刺前招旣明而更招時咽喉之說尤若合符一

聲吧喝晛說旣合而對質時顚躓之說又如破竹分叱陰良金

哥二字已出於發捕之前則大得之被捉晛曺何以預知

玉圈一雙乃發於標驗之間則五先之折衝賊招豈能偶

合至若屍親金完甫等招辭中左股腿肉上有被打棒痕

而賊招曰初無棒打之事此以差錯是乎矣被打留痕旣是

完春之臆見落地致傷又有賊人之起疑則揆以事理旣

脹刀刺不脹棒打斷無是理是如乎金五先之被刺金大得

之正犯左右參驗毫髮無差有獄如此何用審究論其情

節不可但以償命了勘是乎矣第念殺獄至大人命至重故

殺獄之行檢者初檢雖曰無疑覆檢在所不廢是如乎此獄

段既乚以查代檢初查雖如是明白差官覆查未知何如

云云後數日自營題批殺之

遂安都崔周弁妻安召史獄事覆檢案跋詞

覆檢官谷山府使丁鏞

爲等如各人等招辭是置有亦兩屍並命二檢同行而事繫復讎

犯者首實外面看來若無可疑是乎矣靜究獄情有不可輕

斷是如乎原夫復讎之獄宜溯結讎之源讎在必報則報者

無罪讎在可疑則報亦可議豈可以名曰復讎而不揆義

理之當否不察情跡之然疑直斷之曰義義烈烈乎之以

節俠之風哉今查崔周弁被傷之根因安女謂由於爭米

之鬪鬨卒女謂由於肮膀之戲賜安女則曰刀尖直刺而
刃毒深入卒女則曰刀刃橫打而皮肉小傷其鬪其戲用
意之善惡判異其刺其打下手之緊歇懸殊卽此二事其
讎之當報與不當報其人之當死與不當死判焉豈可以
已死之故而歸之於當死方生之故而傳之於可生以求
目前之收掃哉嘗試思之守倉諸人在二屍俱是同官劫
鄰諸民與二家均爲同閈設有愛憎亦敢扶抑而譏弄致
傷之說周弁生時親口自言是如同然一辭無少參差今此除良
肮膀掛須名曰通天之冠露陰打臂號爲拱床之罰雖欲
不謂之戲弄其可得乎況孫劉餠之刀本非利刃著緊之

襪未嘗穿透則畢竟流血誠一疑案況孫倉監段坐於隔
壁之房不聞鬪鬨之聲倉庫直段目見其時辛女呵呵大
笑本事若出於鬪鬨則人方刃傷顧安得呵呵大笑乎況
孫周弁被傷之後至於一月之久本事若出於鬪鬨以若
忿毒又何不登時告官卽此數事周弁被傷之出於戲耳
十分明白是乎孫被傷數日之內又能擧斛而行庭負苫而
入庫則手勢之不猛刃毒之不深推此可知且以檢帳觀
之左踝下刃傷處一孔斜長一寸三分其深至於九分四
畔微硬膿血塞孔孰此以言操刃者當死是乎矣不惟是也
仰面之左臁肕左脚腕左脚面瘡陷處合面之左胂脥左

脚踝左足背瘡陷處總計六孔或大或小或深或淺皆四
畔微硬膿血壅孔與所謂刃傷處一孔無甚異同是皆閑
成柱之所刺乎安女則曰鐵氣布散瘡毒蔓延是如是乎矣今
考法文之刃傷條醫書之金瘡條布散蔓延之症終無所
論誣以刃傷有異於蛇傷金瘡不類於獲瘡則布散蔓延
於理無當雖以手執言之右手執刃對坐而橫打之則刃
刃必當左踝之側右手執刀當面而直刺之則刃尖必當
膴肕之上是乙去今此刃傷既在左踝之下其為橫打明甚
是遣若謂之自左直刺則刀尖之長宜不過一二分而已刃
孔斜長何至於一寸三分乎即此一款其非直刺明甚是乎

入厥翼既剪其吭乃斧執跡以論同謀可知其所謂獨辨之說亦不直甚矣總之妻復夫讎出於綱常之大義其事非不奇矣其節非不高矣讎者怨耦之稱也怨耦亦有多等若使成桂之把手出於必殺之心而刃刃之著體在於必死之處則安名史之懷刃報仇豈非烈烈賢婦人哉今也不然其本事則戲弄也其傷處則踝下也其手勢則搪打也其病祟則觸風也幸而不死則不過一笑而罷耳故沈淹一月辛苦萬狀而隱忍以待瘥終不告官是如可不幸而至死則當刻之內毒以直擣於喉嗓獰推亂落於頭面手勢之迅急傷痕之慘毒百倍於周弁之所傷是如乎是蓋鄉

曲愚婦耳但聞夫死則報仇不計本事之非殺揆以情法
恐不可以復讎之故只用復讎之本律乙仍于爲先着枷嚴
囚以待處分爲乎旀崔青五李好乞等段不縛成桎只縛親
屬陰主共殺之論外從助力之罪究厥所爲極爲狡惡此
正合於大明律謀殺人條擁迫遮阻使之無所逃竄之註
是如乎一體着枷嚴囚以待處分爲乎旀閔小白段臂雖被縛
或以身翼蔽或以脚捍禦無所不可而目見此事曾不能
一聲奔救人理滅絕已無可言亦爲嚴囚爲乎旀此獄有一
言可喩者若使安女不自報仇循例告官則治此獄者其
必曰刃刺而殺之乎斷此獄者其必曰償命以懲之乎若

於是有所持疑則安召史之妄殺人命不得無罪是乎遣此路一開後弊無窮節使傷理非法之所宜許是乎旀看證以下各人段置仍因以待爲乎旀兩屍帳各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各一件給付屍親各一件官上各一件粘付上使爲乎旀兩屍親段旣經覆檢使卽埋葬恐爲合當行兇卮杖段兩屍所傷本是一刀故與安召史行兇砧杵一體圖形上使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云云

遂安郡守南涑初檢狀以崔周弁爲被刺致死以閔成梓爲正犯以安召史爲烈女而余之覆檢狀如此營題從初檢狀白放時守令有自稱解事者代爲題辭其後監司詳見覆檢狀悔之欲翻獄尋已之

後數月安台史溪奇○此獄大是疑案襪布不裂而安
內先綻至於流血有是理乎以此觀之或恐崔周弁先
有癰毒被刀頭打破所以襪布不裂而流血外透也六
孔蔓延之瘡豈非癰毒乎然則安台史行兇尤屬非理

擬康津縣白家女子必娘必愛自溺覆檢狀題詞

云云情景之凄切聽聞之殘酷豈有甚於此獄者乎筐筥同携遵芳渚而採藥裙帶相結望清池而落花見之者傷心而酸鼻聞之者消魂而斷腸鄰里爲之努目行路無不咄口噫彼羅女雖使渠自爲之解說其亦何辭而免死雖然天下之至重者倫義也獄情雖似悲冤倫義宜先講確安一杓之文敎曰不勝繼母之驅迫是如乎朴就道之供招曰不勝繼母之驅迫白文一之招旣稱後妻亦云其子之繼母乙仍于驅迫則驅迫也而繼母則繼母耳與庶母乳母之等不旣天淵乎父母之於子女上雖不慈下不可以不

孝故周官八刑不慈之刑未之聞焉舜之繼母日以殺舜
爲事完井塗廩無所不至可謂殺無赦者堯之刑未之及
焉斫林而酖酒者王祥之繼母也廬閭而掃庭者薛包之
繼母也使二子者不忍荼毒自殘其命如必娘必愛之爲
則是亦傷心斷腸可憐之鬼耳然昔之二子者盡其道而
繼母受底豫之美今之二女子逞其毒而繼母受逼殺之
名今若以二女之戕身謂可使羅女而償命則是孝子之
母雖大惡而無傷悖子之母雖細故而必殞豈有國勸孝
懲惡之道哉雖以得孫之招言之其父則曰後妻其子則
曰賤畜其父則曰繼母其子則曰非母卽此一款敗倫亂

常無餘地矣柳又論之倫義雖重苟其逼殺之跡至慘至毒或施之砒毒或埋之咀呪或誣之以淫行或陷之以竊盜寃酷繃中哀怨徹天不得不自戕其身則毋之名雖尊女之寃宜雪是乎矣今也不然所以爲勃磔之端者不過曰棉絮之價八錢耳雖使八十之錢直消於羅女之手是良置容喙其間者已爲不孝之子是去等況旀取而用之者匪毋伊父因而未報者匪富伊貪以此含憾以此起閙作今古所稀之變怪貽父母難洗之惡名以此觀之其性行之悍毒志意之偏曲可推而知今但以結帶投池之慘不忍加之以不孝之罪則此婦人之仁非執法之論也夫以得罪

喜孫之私怨鄭祐地保之公憤何言不寫何罪不彰而棉
錢八十之外再無形顯之罪案八十之錢果足以賊母子
之恩乎若平日驅迫之說此所謂不問可知翁癡媼慧家
道乖反而前妻之子六人如虎如狼香怨香詈重以稱瞿
無斗粟之貯杼柚之餘絲之藏雖使六箇男女盡是羅女
之已出必不免種種艱苦(是去等)死於前妻之子爭情志不
孚疑怨易生腹乍空則怨母體乍凍則怨母羹不盈豆則
怨母襪不掩趾則怨母男不娶則怨母女不嫁則怨母翁
媼相樂則怨母訓戒多方則怨母翁嗔則疑之以母讒翁
畜則疑之以母過而兄以頑悖之性勸之以速死四鄰以

容恍之言激之以可憐積以歲月凝如鐵石馴致投池之
變以示徹泉之寃所謂驅迫不過如此攜而死者非曰不
悲焉厥母者不亦難勘及覆究詰旣無逼殺之眞贜左右
叅量終覺倫義之爲重雖然事已至此不可無罪羅女段
嚴杖三十度放送爲弥白文一段以家不齊罪所當依律是乎
矣老矣不足責笞三十放送爲弥白得孫段渠於查問之下
敢以賤畜等說背馳父說有若相訟者然所關非細然亦
不足責決杖三十度放送爲弥兩女子屍體段許令埋葬之
意並只初檢官帖枚移施行爲弥一言以蔽曰殺其母以雪其
子之寃天下寧有此倫義此題詞一通謄示坊曲使愚夫

愚婦咸知倫義之至重事一體枚移施行年月日
此乾隆戊子三月事也余初至康津見其獄案初檢覆
檢及監司題判皆云羅媼可殺於是初同推以三稜杖
撲殺羅媼於聽潮樓前觀者如堵莫不稱快余沉思良
久曰羅媼之死冤哉遂奮筆爲此題詞然左右莫之肯
信其後羅媼本里人趙東赫過余與語偶及羅媼事咸
言羅媼性本良順實無驅迫之事而白家見女性皆猜
險必娘必愛左極兇毒竟致滔天之變鄰里物論皆悲
羅媼之冤死至今嗟惜云○又鄉人金安宅云年前有
一丐者至書齋衣不掩體顏色浮黃匍匐行乞問其根

杰曰我自得孫也我之緒毋至冤兢死我心知其冤而
不能伸救一自其後百事不成以至於此天之報應又
誰恨哉以此驗之羅媼之冤明矣

康津縣趙奎運爲子復讎一獄兩檢案批評

評曰咽者食嗓也喉者氣嗓也頷頦在外咽喉在內無冤
錄仰面圖列書咽喉者或值刺殺之獄欲驗刃入深淺及
嗓筒之或連或斷也至如毆打外傷之屍其屍帳目錄不
當開列咽喉今此檢帳乃云咽喉食氣嗓等處青黃色相
雜䏲胗亂起嗟乎异哉爲檢官者苟無秦越人之銅鏡何
以見咽喉之上有青黃色相雜䏲胗亂起乎且咽喉旣有

此形色食氣嗓又有此形色乎有檢眼突之屍者書之曰兩眼突出兩目又突出未有不呵呵大笑者夫檢狀者人命死生之判也隻字片言不宜放忽而其鹵莽蔑裂如此不亦難乎檢官委之胥吏監司委之裨將蒙然而報之蒙然而題之順且無事習以爲常不亦荒乎

評曰食氣嗓又有青黃色血癊乎頦在下頷在上則謂之頦骨可也頸在前項在後則謂之頸間可也無冤錄曰頦在喉骨之上古文自刎之人每稱刎頸則內曰喉而外曰頦內曰嗓而外曰頸可知也混沌文字每云食氣嗓有血癊不亦謬乎

總評曰一獄兩檢化比有之乃謂之前所罕聞此一句已驗生手且凡實因執定之法雖四肢百體都有傷痕必其中選執一處以作致命之傷此法例也雖其傷痕不重若緊要害之處則執之雖其部位不重若受猛毒之痕則執之雖其外傷不重若有內損之驗則執之執之之時正要凝神一慮默運權衡錙銖毫釐較量輕重此按獄之法也今混淪說去曰肋膈臍肚之諸般痕損俱是猛打之致夭下有如是檢狀乎且凡手打不足以殺人非以壯士之拳正著弱男之膂未有當下而致斃者馬八之行虎罷仗既無所指告者亦無所拾得者則是手打而已手打之獄宜

論手勢手勢之所不便非手之所能打也顂可打也腦可
打也脊背可打也胎膊可打也而臍肚肋脇之際非手之
所必及也且攧拈𩑦㛈打腮鬢終又脊撞而脊撞之時手
執頭髮則所謂脊撞者足踢而脚踏之也足踢脚踏而死
者圖圖書之曰被打致死天下有如是檢狀乎宜被打二
字爲拳毆足踢之總名乎今觀屍帳臍肚間四尺之痕右
脇上八寸之痕固爲致命之傷而腎囊浮高尤是要緊之
證則趙城得之被踢致死明白無疑而脊撞二字不合手
足一言以蔽之曰被打致死甚可乎且凡内損之法必五
臟受損然後方爲速死腸部之損古所未聞特以臍肚非

五臟之所在故改臟爲腸然腸之爲物柔能勝剛非脊撞之所能損也內損腸部柳又何説○馬八之爲此屍正犯固無疑矣然若以結縛懸掛之時無一言自明爲馬八之斷案則柳又寃矣當奎運結縛之初羣拳亂飛衆足交踢雖蘇秦復生固不能一言而死况其懸掛之時氣已塞矣魂已飛矣雖有徹天之寃能一言哉○金升甲脚戰之説既無一人之公證則柳台史之招自歸虛妄雖然方其納招之初金升甲三字不免升降出入於正犯之目天下有以擬議於正犯者移之爲看證者乎大凡看證人執定之法必以無疵無瑕至公至平秦不關楚不屬之人用之爲

證以決其獄正犯擬議之人何可爲看證乎身陷正犯之科圖免正犯之目者其又有公心公言哉憶在
先朝令 賤臣 審理楊州民咸奉連之獄乃其初檢以正犯擬議者降之爲看證 賤臣 執而奏之
聖上特降明旨焚其案而滅之此可驗也以此獄言之崔再龍李德喆眞是堂堂看證舍此不用必取金升甲而爲證者抑何義哉金升甲眞所謂詞連者也

評曰約正何罪也雖儕友之間父報子讎如虎失彪人莫敢嬰其鋒者况趙奎運土豪也姜益輝里氓也馬八之縛何以解之且凡干證之名非必有罪者當之苟其目擊親

切則雖無罪犯可以爲看證也如其傳聞依俙則雖有罪犯不可爲干證也今也咸論姜益輝之罪而罰之曰干證懸錄有若校生有罪而罰定軍役者然文理其宜然乎若夫傷處之無所指的實因之通稱被打前旣言之矣又何議焉 右跋詞之評

評曰馬八妻子不救馬八之罪豈可如是而止乎君顚不扶此逆臣也兄難不衛此悖弟也况於父子况於夫婦哉當馬八被縛之時其疾痛急迫冀援望救者豈有過於妻與子者哉當此之時顧乃竄身匿影惟恐餘波之或濺袖手熟視不欲絲毫之出力論其勢力雖若以鄭而敵楚援

之倫義何忍如越之視秦傷天理而薄人紀未有甚於此
者也每見獄官凡係屍親輒以惻傷之意多從寬假之典
此所謂闇於大體者也題辭中不舉金升甲三字亦太踈矣
右題詞之評

此乾隆辛亥四月事也偶見其案紕繆甚多戲爲此評
○此獄初檢狀兩屍各爲一狀大違格例故刪之只取
覆檢狀評之

擬康津縣朴光致檢案跋詞 代人作

云云朴光致致死根因挨以詞證雖似由於被縛斷以檢驗實不外於自縊是乎如屍親之指一則曰結縛死接是乎乃兩胐脥磨脘之痕若存若無甚不分明其未嘗牢縛可知分叱除良若果牢縛則沉醉憤恚之中氣悶喘塞當下致命猶之可也穩宿一宵旣有柯鶴山之穇避飽喫一盂又是孛翼馨之目覩而痒然致死於時移痛定之後者已是常理之外是乎彌二則曰拳毆足踢無所不至是乎乃論以屍帳則右臁肕一尺痕之外頭顱無恙胷膛無恙腎囊無恙脊背無恙亢屬要害之處無不如常是乎則微毆小踢設有當時

之所犯眞傷實驗奈無今日之可執是乎弥三則曰化山以
一條藁索束縛先致之項卧之麥田之中是乎乃看證兩人
之招皆云項則不束分叱除良若謂之勒結則其結締之痕必
交在項後是去乙今此黃赤之痕由顙左右只成一路壓著
於兩耳輪之下其非勒結可知也若謂之活套則必也牽
曳而後方有致死之道是如乎仰卧而被牽則背肉宜有磨
傷俯伏而被牽則面部豈無磕損其非活套可知也將謂
之吊掛乎雖以善興輩之必欲甘心吊掛二字亦未嘗發
口則其非吊掛可知也既非勒結又非活套又無被人吊
掛之證則屍親所云以索束項者不過因縊痕之明白粧

虛言以實之也且凡結項之人吊掛當時雖至殞絕救解
回甦日漸蘇健未有旣久而致死者也揔至六日因此致
命有是理乎上項三條之旣無一吻合於形證是乎則先致
之致死不由兩鄭之手犯豈不明白是乎弥今以縊痕論之
起於頦下至於耳邊正與無冤錄自縊條如合符節是如乎
無冤錄曰自縊者覆卧則其痕正在喉下起於耳邊多不
至腦後髮際又被人勒死條曰絞勒死者結縮交在死人
項後由此觀之先致之自縊致死抑又無疑分叱不喩屍首之
眼合口開齒露舌抵齒等症亦與自縊諸文無不吻合是如
乎實因段以自縊致死開錄爲乎弥先致之死旣由自縊鄭

化山段以被告人開錄爲乎弥又凡縊勒之獄其套子索條

及楣楔枋術等物例皆圖形上使是乎矣屍親既皆牢諱虎

杖無以執得是乎弥本縣上天字號屍帳三件印出云云今

此獄事論以傷處其爲自縊無疑是乎矣遠聞委折無以鉤

覈既無一人之立證又無一物之執贓探以獄體極涉疎

忽是乎乃縣監才識淺短擿發無術自顧悚恧無以自解云

云

此嘉慶癸亥四月事也屍親奔告之言曰朴光致被打

於同里人鄭化山鄭億等處六日而致死乙仍償命以

雪幽明之冤○長興府使覆檢跋詞云縊痕雖曰狼藉

(是良置)自縊類乎勒縊何以辨別凡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屍首萬無自縊之理(分叱除良)禁其作挐過其叱辱以索縊
項者屍親之招不翅丁寧詞證之供不得牢諱其被縊
致死明矣若縊緊重當不保晷刻之命而縊則寬慢拖
至五日咽喉堙塞糜粥不下仍以致命無一疑晦之端
(乙仍于)實因(段)以被縊致死懸錄(爲乎旀)正犯(段)以鄭億伊
懸錄(是遣)不犯(段)以鄭化山懸錄○至三檢時屍親忽然
逮走三檢官(海南縣監李惟秀)疑之乃用鉤鉅之術得其實蓋
朴先致於四月初八日與鄭化山相鬪十二日午時酗
酒被毆於其父不移時自縊於庭前杏樹以三斜麻索

作活套子以結之家人急解之已無及矣其父曰此子
令朝被我丫杖忿怒而出有此變恠勢將以此縊死歸
之於化山以免殺子之名於是有此誣告此中國所云
刁賴之獄也

剪跋蕪詞 三　　洌水　丁鏞　著

擬康津縣張召史胎傷致死初檢跋詞

云云今此屍帳如法按驗而痕損則初無一點致命則不踰半刻如非胎傷其死無名是如乎以言乎形症則上自心坎下至臍肚以手拍之堅如鐵石是遣血水惡汁流出産門而産婆探驗亦無他物考諸法文明是胎傷是乎旀以言乎詞證則後夫之金應奉諸姑之張召史以若報怨之心猶爲動胎之說而崔粹行之公心公眼又指安胎之藥則參

以拈辭明是胎傷是如乎女所以死雖由胎傷胎所以傷即由身仆身所以仆乃由尹銀同之手擠則張女之命顧非尹銀同之所宜償乎致命之由於銀同既已的實本事之是非曲直不足追論是乎矣乃兄之棄糟糠非由七去之惡張女之採蘼蕪已過六年之久則秦家肥瘠非越人之所知沈園歡娛豈陸郎之可妬舊日夫婦猶且不関當年嫂叔尤何可論猶謂之嫂叔乎嫂叔無手擠之法將謂之路人乎路人無心嫌之端以此以彼無禮無義雖使胎孕無損身命不殞猶不免鬪狠之罪是去等況此平地之一擠遂致當刻之兩殞哉胎之獨落猶稱殺人母之俱斃胡不償

命雖然無虧者獄情也至重者人命也苟爲原恕之論不無舒究之端誠以孕婦之不可犯尺童之所知也知其孕而擠之則知其死而殺之也不知孕而擠之則不知死而殺之也張女孕胎不過數朔銀同所居旣非一室則不知其孕理或無怪手勢雖異於過誤心術逈殊於謀殺是遣全身上下旣無一疣之瘢則拳之不毒擠之不猛推此可知法雖難貸情有可於是如乎大較論之非胎則雖擠而不死非擠則雖胎而不死今此實因單言被擠則銀同豈有抑鬱事謂胎傷則張女豈無冤恨實因段以被擠胎傷致死開錄爲乎旀正犯段以尹銀同執定爲乎旀尹鐵巖段旣棄之

婦宜置相忘而聞聲發憤嗅叉呼弟雖無指使之跡誠有
倡起之嫌是遣金貴萬段大凡胎傷之症安靜則有回甦之
望擾動則致格塞之禍是去乙方其氣窒之初奄生搬運之
計手摩蔥熨之方不能如法背負曳挈之際尤益促命論
其罪犯不可薄勘乎乙仍並只嚴囚縣獄其餘各人段姑爲
拘留爲乎旀同縣三、上一地字歸屍帳云云爲乎旀蓋此獄事變出
昏夜鄰無看證所參見者惟是金貴萬之母子尹鐵巖之
父子也雖非公證不得不發問取招爲乎旀行虎器仗段旣
以手擠無可執得是乎旀屍體段圍籬封標云云

擬海南縣民尹啓萬被刺致死檢案跋詞

根因初海南縣内坊居牛漢金再明畜二妻丁卯四月(即嘉慶十二年)其少者逃走再明蹤而捉還之至九月又逃不知去處先是鄰人尹啓萬李惡孫等常相來遊至是再明疑惡孫招引執而困之惡孫曰我則冤矣尹啓萬可疑也於是再明直到啓萬之家起鬧詰難言之荅之轉轉層激再明卽拔啓萬所佩之刀直刺啓萬之脅卽刻致斃於是再明陰與李惡孫李一溪鄭丁實等綢繆謀議誣成自刺之獄而再明手持其刀往告鄉廳(時海南空官)曰尹啓萬不勝憤鬱自刺其脅而看證諸人之招皆曰

自刺至三招之時有證諸人始吐實狀遂得成獄

云云死者之至冤無罪亮身之絶痛無倫豈有如此獄者

哉唯啓萬自刺之說即死因求生之詐固不足呶呶多辨

是乎矣法例至重考覈宜詳故洗以法物驗以形證是乎則左

乳上刃刺處紫黯色微硬痕圍至二寸濶爲二分別用竹

尖探其淺深則肉微虛陷之地莫驗刺入之限第其刀尖

上血痕乃至二寸有九分則手勢之猛毒臟系之劃斷即

此可知大凡自劃之痕起手雖深收手必淺豈有自刺之

刃若是其深者乎殞絶既久變動已多刃勢之向上向下

雖不可認證參歸一對質既明屍首之自刺被刺不須更

問錄上內實因段以被刺致死開錄爲乎弥正犯段以金再
明開錄爲在果因奸刺殺之獄世亦多有而或登時而捕捉
或執贓者明白血氣所在性命是判則法雖難貸情有可
議是乎矣此獄段奸非目擊贓無手執傳聞則架虛而鑿空
也端緖則捕風而捉影也明其爲賊賊乃可服是去乙奏刀
驁然殺人如牛手之所觸目乃無全古今天下寧有如哉
況弥強盜暴客之殺越人命者雖其心術獰毒膽力麤大
及其旣犯之後亦莫不垂頭喪氣噤口無言而此囚段虎
獰之中奸巧特甚圖生於必死先發而制人自告鄕廳敢
獻血染之刃密囑醜伴預防首實之招飾出自我之說重

誣已死之鬼三尺之童猶且不信十目所視焉敢乃爾噫
嘻拔人之刀而反刺其人拋人之胷而敢逮其命未犯之
前謫詐先萌旣犯之後戾氣不挫孰謂鼓刀之地生此跋
扈之男誅殛之典晷刻難貸是乎弥李惡孫段受疑最深探
問先及則招引厥女者未必非憑而懸於自拔驅人於同
浴之餘巧於獨免陷人於難明之事究厥心腸何異手擠
况弥檢場納招何等嚴重而乃欲冤身之曲護敢云屍首
之自殺由前由後節節痛惡是乎弥李一淡段旁外行兇之
節雖未目覩庭畔我死之聲豈不耳聞符同於者流生慾
於貽物明知其被刺誣告曰自刺論其所犯在所嚴懲是遣

至於鄭丁寶段亦以平民之族反爲屠兒之黨始旣傳惡
於屍親末乃誣指於檢庭苟有人心何忍爲此宋斗里金
段伊時在房亦爲參證之人忽地遞辭莫非愚頑之致上
項干連看證各人等罪状段隨其輕重宜有處分是乎旀屍
帳天字號云云正犯以下諸囚段嚴囚本縣云云屍親三
切鄰及主首各人等段當此耕穫之時宜念滯留之獘姑
先放送爲乎旀縣監當日仍爲還官云云

康津縣古今島鄭節婦自勒致死初檢案跋詞爲檢

官有求而作

根因古今島鄭士龍之妹鄭召史出嫁于莞島其夫死於非命只有遺腹女一個鄭氏今年二十四矢志不嫁曰吾夫死於非命只有此一塊肉吾當盡心鞠養豈可他適鎮校金尚雲年四十五而無子將欲有妻而娶始令李辰白行媒鄭氏不聽乃令李啓得行賂於吳致軍處欲其回心致軍曰鄭氏之心萬牛難回吾不忍受此賂物却之尚雲百計圖謀鄭氏皆不聽於是尚雲自鎮村出宿李啓得之家乘夜突入鄭氏之室欲強奸鄭氏

大聲喊其兄鄭士龍等執尚雲毆而逐之於是尚雲歸
卧啓得之家書報鎭校金孟甲房百齡等要來威脅孟
甲百齡等曰吾方有事不可往乃使李仁喆誣狀於僉
使僉使嚴題論罪追捉鄭節婦之兄妹以鎭卒白得文
爲差使白得文腰佩紅索到金尚雲處謀議聽其指揮
到節婦之家威喝萬狀將欲縛鄭氏嘆曰吾無罪何畏
紅索雖然吾身一入鎭庭畢竟不得不毁節吾與其生
而毁節不若死而全節於是入房閉户取海苧索一條
自勒其項安坐倚壁而逝蓋天下之節婦也白得文等
怪其不出破門入見死已久矣於是鄭士龍奔告本縣

遂得行檢

云云此屍之自勒致死不但苦主之招自來明白抑亦檢帳之痕無所疑晦乙仍于絞勒之跡繞項一帀前而頦後而腦還成一路深於紫淺於黑闊為五分是遣海旁為索既非活套之樣楣梁等處又無吊掛之痕匪縊伊勒抑又明甚結而不掛謂之勒特其絕命已過於六日變動多起於諸部所謂結縮之交未有明的之痕是乎乃詞證既已歸一形法又皆沕合自勒二字無容更議雖然苟云自勒將無正犯噫彼禍首之金尙雲將不得置之大辟乎嗟乎匹婦懷貞久堅栢舟之誓狂夫無禮不念樊圃之戒黑夜突入計未售於

蝇汚暗地排布謀盖巧於蟻援遂使無瑕之玉竟爲自碎
之壁見之者心傷聞之者髮竪雖使渠自爲之解說其亦
何辭以免死乎哀哉鄭女賢而薄命卽死不及三霜兒生
纔過一朞念百年結髮之情抱一塊遺腹之產溪悲在中
苦節靡渝庶卒鞠養之勞不負幽明之義顧其志良亦苦
矣苟有一分人心何忍毁汚此女噫彼尙雲始欲行媒中
爲行賂旣知萬夫之莫奪猶欲百計而圖成誘引之謀旣
破强暴之變乃生奸雖未成罪在罔赦是去乙不思悛改賊
反荷杖名募鎭校與鎭吏又欲將計而就計是如可及其差
使之出來也與白哥而附耳喜紅索之在腰表裏和應左

石指揮威之所逼命乃自絶雖非手勒何異身犯哀此鄭
女當鎖門入房之時懷跼天蹐地之痛污穢將及逃遁不
得遂將三斜之索自戕一縷之命思之及此寧不痛心謹
按大明律威逼人致死條講曰如因强奸而威逼婦女身
死者謂之因奸威逼今此實因若但以自勒懸錄則尚雲
之罪有所不明是遣無寃錄屍帳式曰各項自死者或有他
端具由懸錄毋嫌字多乙仍于實因段以威逼自勒致死開
錄爲乎弥金尚雲段罪在逼殺身不行亮乙仍于以被告人開
錄爲乎弥白得文段威逼之端雖由於尚雲威逼之罪實在
於得文是如乎鎮將題辭既無結縛之語鎮校畫策不過虛

唱之計則非討捕之衙門紅索何物無罪名之村家白地
起鬧遂使自戕之變起於頃刻之間苟不溯本而探源逼
殺之目宜在得文且彼尚雲者懟憤雖激於投梭情慾猶
切於撫琴餘望不絕恩愛方深從容挺去雖是粧撰之言
驅迫至死決非咲囑之事由是言之鄭女之命不絕於尚
雲而絕於得文之手矣特以事有主客情有虛實左右參
量終難舍彼而取此故白得文段以千連閑錄爲乎弥金孟
甲房百齡段簿書在手推托有辭是去乙別畫奸計自作聲
援首生感唱之策馴致逼殺之變是遣李仁哲段書給誣訐
之狀圖成推捉之舉雖非首倡自有手跡是遣李辰白段不

勸不沮雖爲棹脫之言于嫁吁始莫掩綢繆之跡至於任
意爲之之說明是刧奸可也之意論其罪狀誠極無良是遣
李啓得段杢以免身之切姻便作盜賊之棲主始旣居間
而行賂末乃受囑而入鎭前後所犯無辭發明乙仍于上項
五人段并以詞連開録爲乎旀金尚律段渠旣題狀而發差
則發遣之際不畧戒飭致有威喝之舉雖不和應難免罪
責是遣吳致軍段能知全石之貞心不受錢貨之潛賂雖無
罪犯并有詞連吳介同段雖曰鎭屬別無助力之事偕入
屍傍同參擄手之舉是遣李啓星段目見勒死之狀驅出威
喝之卒結縛諸囚終始證參乙仍于并以看證開録爲乎旀尚

雲妻金召史段勸夫作奸囑吏呈狀情狀可痛是乎矣無識村女不足深責是乎旀尚雲弟金尚巳段身出本村跡涉同參是乎乃別無發問之端且有證兄之嫌故不爲取招是乎旀屍帳形症皆與法文相合是乎乃法文則曰自勒死者兩手拳握而此屍則兩手散開惟此一節有若矛盾雖然勒死之初吳白兩漢稱以救活盡力撫摩則握而復散理所必然是乎所屍帳地字歸云云勒索是在海茅索一條段圖形上使爲乎旀大抵執法之論不得不尚嚴引律之例不得不從重金尚雲逼殺之目固無可疑是乎矣第伏念法之將行情亦宜察起疑於無疑之中求生於必死之地此固平允之

道也無子求嗣異於一時之淫慾縱人行嫖已多兩間之游談女心雖堅甚耳亦慣徐究事情然有可議且使徒吠之夕便有雉經之變則尚雲之即地償命少無可惜(是乎矣)身既不污怨亦不溪(是如可)猝逢紅索之唱遂辭茅絹之勸此與尚雲之手織差有間焉(是遣)惟彼尚雲至願惟在於成事本意豈出於謀殺原其中情必將愛護之不暇寧欲威喝而致死跡雖歸於逼殺情則異於逞毒今若以謀殺人條初造意之律加之於尚雲則不無非情之嫌此甙爲當愼却顧之端(是乎矣)三尺至嚴有難輕議(是乎弥)灰印封標云云霞檢官云云(上文殺字下原字上初有字紅之斷不變探花之蜻獨狂此十二字而今因文至之)

明坫不錄

此嘉慶丁卯九月事也如此之獄名目終不妥當吾東俗例於殺獄犯人唯有二名不曰正犯卽曰被告除此以外無他名也今俗又以犯字誤認爲手犯之犯凡非手脚所犯者一以被告人句當不知犯也者犯於罪也犯於律也豈必手犯者爲犯人乎若有人暗室造謀遣客刺人則將其造謀發遣者不得爲正犯乎一指不動而造謀者當爲正犯四體雖勤而役使者當爲次犯故坐堂不動台奴執杖而必以坐堂者爲正犯法可知也逼殺亦殺則此獄其可無正犯乎況守節寡婦强奸致

死本係一律金尚雲之罪焉得云不犯於一律乎始既
强奸而不成終又威逼而致死反覆思之未見其可生
若以本意之不在謀殺爲原恕之論則强奸致死者其
本意亦非謀殺亦將原恕而活之乎右跋辭本以金尚
雲爲正犯姑且從俗改之曰被告人然其罪實犯於一
律不可以不正也大凡殺獄非其手犯者謂不償命然
强奸節婦終至逼殺既是一律則但當以本律殺之不
必名之曰償命也跋詞之末過爲原情之論終使尚雲
刑配受贖而止其爲失刑大矣且凡烈女褒揚之法合
有定制夫死妻殉無故自殘者多係偏情不宜崇奬唯

如鄭節婦者眞可以上達 朝廷以請綽楔之典而或
惡獄事有咎終爲掩翳而不揚可勝惜哉

康津縣私奴有丁被打致死初檢案跋詞

根因草谷面朴山里私奴池有丁者樂安宣氏之奴而
朴山里鄉族金道潤之婢夫也作婢夫二十餘年産子
女四五口兼之爲雇工金尚夏者道潤之長子而析産
分居各田其田丁卯十月尚夏將欲穫稻雇役丁四名
有丁到尚夏之家言父家役丁不足尚夏曰何爲不足
有丁曰村中役丁皆自小宅雇之大宅何以雇人小宅
所得二名送于大宅然後可以輸入尚夏曰大宅之稻

旣曬而東吾家之稻新經雨濕今日又將翻曬事甚急廹大宅所得二名今日皆往吾畓並力翻曬明日六名並往大宅一時輸入爲好有丁勃然大怒曰大宅小宅都是自家之事今日明日俱非此漢所知語多不遜怒然回去尚憂不勝忿怒以支莖（所以擔樵也）擧而擲之適値有丁回顧正中有丁之右額角卽時仆地流血滿面厥明日食時奄然致死有丁之弟莫男將欲告官里人丁啓夏金文聖等遮路攔住明日始入告官遂得行檢○初檢時各人之招曰池有丁近患疔毒疔生於大拇指之根肉厚處至今月初瘡始完合而不能利用以手

荷肩而行金尚夏之言欲以是爲病患而死○覆檢時

看證之招曰尚夏將欲毆打有丁回身反走尚夏追擲

支莒有丁適一回顧而支莒來觸正中右額云

爲等如各人等招辭是置有亦觸怒於一言之頃巧中於一擲之

隆殞命於一夜之間取服於一間之下事理之悖妄獄情

之跡闊豈有甚於此獄者乎第以檢帳言之右額角被打

之處紫黑色破傷之痕橫長恰過一寸瘡瀾亦爲三分是如

乎皮破肉綻檢帳之形症莫掩血流身外證參之輸款旣

明尚夏之口雖有巧言有丁之命絶於誰手雖以疔瘡之

說欲爲漫漶之計是乎乃橫行一村之中雖荷肩而能步照

管兩家之事將以身而董役則昔疾今愈本無可死之理畏死求生亦非宜信之言至於觸風之說尤是鑿空之談一言以蔽曰支莒之所打也亮身之所殺也多少說話言之何益嗟乎頂心顖門者速死之處也皮破肉綻者致命之傷也額角之位既近於頂顖皮肉之損果至於破綻則此所謂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翌日之死不亦宜乎親手按驗雖無骨損之跡毒氣蓄積已著面浮之形其症則紫黑氣之向裏也其驗則一兩日而致死也參以法文亦無可疑是如乎錄上內實因段以被打致死開錄爲乎旀謹按本縣上事例母子去癸丑年十二月刑曹啓下關內自今

人家牽捿之婢夫向妻上典肆發惡言情理絶悖而妻上典治罪避逅致死者勿爲成獄情非絶悖治罪避逅則獄具然後草記稟決亦敎是如乎竊伏念 聖敎中避逅二字在所商確避逅云者適會也相値也如法管治者與病患而適會則謂之避逅也略加棒打者與觸傷而相値則謂之避逅也此獄段本事雖出於頑悖致命不由於避逅畢竟償命雖合商量爲先成獄斷無饒貸乎乙仍正犯段以全尚戞開錄爲乎旀大抵按獄之法兼有風敎之責是乎那噫彼全尚戞者雖曰鄕族亦異氓隸是去乙厥父所菑忘周書肯穫之義以子分耕貽秦民借耰之譏此疆爾界先後是爭或

乾或濕令寸是較遂於調丁之地猝發移乙之怒立談之頃殺變遂起語及本事使人代嘶雖然細察其情誠有可憤是如乎既束之稍差晚無傷將曬之秸尼昼宜惜二名四名雖若朝三而暮四先翻後輸非欲肥己而薄親是去乙唉彼有丁處人骨肉之間觸人肝肺之際自處以盡忠歸人於不孝乃曰大宅小宅都是自家之事今日明日俱非此漢所知語勢專出於藉重心術無異於搆釁不但用賤而妨貴抑將以踈而間親乙仍于為尚夏者偶發無妨之論猝逢非情之謫血憤斗激膽力忽麄天地不分木石奚擇適其在前者支莒耳是釰則揶釰是甕則揶甕適其在前者

支莒耳猛勢只出於洩憤本意豈在於辨殺大厄亐壓於
頭上一擲正中於額角此豈人力之所爲莫非身數之不
幸况其援擲之勢適値回顧之時是如爲置既回身而出去又
何心而反顧由是言之雖謂之邂逅致斃未爲不可是乎矣
所可恨者若使尚夏能讀半部之小學知有一家之嚴君
歸告乃父之前侍坐高堂之上數之以頑悖繼之以猛杖
則雖使堂下而致斃豈不名正而言順今也不然以其先
景則屠沽之相鬪也以其手法則樵牧之混敺也上典之
名豈不可惜婢夫之死烏得無寃如此之獄輒引受 敎
之律輕立傳生之論則竊恐鄕曲愚悖之類徒恃廊底率

畜之名恣意毆踢屢犯律令乙仍于按獄之體不得不尚嚴執法之論不敢不從重是乎矣償命與否有非愚淺之見所敢與知是乎彌丁啓夏段巧飾外石之說欲掩投械之實終始蚕吐情狀可痛金文聖段把守本村之路遮阻告官之行後獘所關不可無懲是乎彌看證林一孫金宗碩等及主首切鄰屍親等各人段並姑保授以待覆檢爲乎彌有丁妻連愛段雖抱哭夫之悲宜有證主之嫌不爲取招爲乎彌屍帳天字號云云爲乎彌行兇器仗段所謂支莒即所以擔摭者也玆以圖形上使爲乎彌屍體段灰印封標云云爲乎彌覆檢官段以長興府使請來擧行緣由並以牒報云云事十月十一日

營題略曰適見在前之支莒遷爾隨手而投擲此乃憤頭之所使寧有殺傷之本意而唯其投擲之勢巧會囬顧之時撞破額角遂致殺變然則投之擲之何論有心與無心死則死矣只宜以法而置法是乎矣第伏念先朝癸丑手教在所體念況此支莒之投擲非法故殺之心而頭額之撞傷一言以蔽曰巧值也偶中也而其死則避遁耳扶植風教對揚休命卽藩臣之職也償命一款非敢議到唯是尚夏名以士子不勝一時之忿托地跳起身乘無難逞得手勢有若街巷賤流之相扶執鬪毆者然唉此舉措從他駭妄哀彼有丁不亦寃枊云云

右擬作數首爲示旂弟令習文法也其代作二首
則爲地主所要不得已而塞之遂徙居茶山

擬康津縣金家子十歲兒被勒致死覆檢跋辭

根因兵馬營南門外有金家婦賣豆粥資生一日適市

使其子十歲兒守家及歸見其子覆衾而卧視之死矣

項有勒痕傍有草索一條（即紡車之索）點檢傢伙所失即一

鑱一鋤及磁器數事而已先是鄰居白台史以子錢二

緡貸金台史僅収本錢而子錢不報至兒死之前一日

白之母女到金家凡瓶缸所財盡行搜去結嫌者惟此

一人而已於是以白台史發告又其言曰白也之女年

今二十得喉痺之病所見縊懸死兒生時見輒嘻笑此

亦結怨之一端又哭子歸擬之時鄰近皆集而惟白之

母女不來隔墻越視及其告官之路路逢白女買油而
來初不慰問反面而去皆是疑端此其所以被告也
寫等如 各人等招辭是置有亦 今此屍首如法按驗是手則 口開眼
突喉塌手握皆與法文中被勒形證一一符合況其項後
交匝明有結締之痕喉下一路宛是赤黑之色而紡車之
牽落在本處其爲被勒明白乙仍于 實因段 以被勒致死開
錄寫手孫 大凡按獄之法惟有情理二字情有不合雖衆口
交證不可以勒成理有不然雖四鄰同聲不可以臆斷今
此白召史之被告其所以執之爲難脫之案者厥有數端
其一搜家之結嬬也其二喉痺之含怨也其三鄰里來慰

之時不與同會也其四麁親告官之路亦不相問也若主之縷縷歸訴都緣此四條證案聽其言而觀其跡誠有可疑是乎矣區區於此猶不敢矆然以爲難脫之案者誠以情有所不合理有所不然不可以同聲交證而遽斷其七尺之命也今以搜家事言之搜者懷慝乎被搜者懷慝乎旣搜其室旣奪其貨則旣逞其宿忿矣旣取其可欲矣又何餘毒往取其子乎金殺白雛則搜可言也白殺金雛則搜無當矣況亦搜家之日其瓶缸之罄白也旣目睹之矣其杼柚之空白也旣躬驗之矣其破衣殘粟之可直一文之錢者白也旣手攪之矣一夜之間虗實宜同何慾之發而

乘虛躍入殺其子而求其貨乎搜者知其虛實不搜者不知其虛實試觀此事其果知虛實者之所爲乎殺越人命而所獲者一鋤一鐮雖欲謂之知虛實者其亦難矣今此殺變不出二者若非報怨只是貪獲若云白熅殺之則於此二者俱無所當以愚所見搜家一事爲白熅賂脫之案不可但曰非其證而已且以喉痒事言之臭陷者有目之所共覩也聲嗄者有耳之所共聞也以此臭而出門何人不噎以此聲而接語何人不嗌鄭袖宮中雖懷掩臭之恥平原樓上難斬笑躄之人設或赧赧然著之焉得人人而誅之以此執言終是猜度是乎弥雖以鄰魃事言之自古以

來暗地行兇之人方其鄰里會慰之時未有不隨衆來
叅以混其跡者則白媼之不來何足爲難脘之案乎搜家
之嫌怨既溪氿隣之慶弔何論且以路逢事言之我搜其
屋人殺其子疑怨易及於我身蓄怯滑起於內心狹路相
逢倉卒無言容亦愚婦之常情由是觀之曩所謂四條證
案都是羈鉄之虛疑斷非盜璧之眞贓是乎孫愚見於此又
有一層難愼者即勒索之不在項而在側也何以言之行
兇者毋論張三李四既以索而勒之又何故而解之方其
解之也無亦哀其死而倖其生乎勒之者何也欲取其貨
故惡其聲而殺之也解之者何也既無所得故覺其妄而

活之也被勒死者或半餉而蘇或半日而蘇若使此兒蘇
而能言事將何如兒不知面盜且無事兒若知面事將不
測誠使白媼而行兇考其出去之時理宜益堅其所勒顧
當還解以許蘇乎其爲不知面之他盜於此明矣嗟乎外
來之盜不知虛實先殺其子乃搭其貨慾盛氣銳若將大
得及夫所獲空虛其事孟浪則兒命忽然可矜盜心油然
以悔於是解勒於是覆衾曰幸而回蘇庶可得活杰不知
面我則無懼此當日寇人之真境也左右思量白媼無手
犯之證故白台史段以被告闕錄祢爲手覆檢取招之時白
家母女之言或有錯亂其母則曰買油歸路不知其兒之

死其女則曰越墻俯視已知其見之死其母則曰出市頭而貿米其女則曰以粥心而爲繼其母則曰金哥處貸錢其女則曰崔哥處貸錢且其日市直十錢一升而告之以二升凡此亂拈或似身犯大惡心懷恇怯者之所爲是乎乃村里愚婦猝當殺人之名慌忙失措錯亂無序原是例事不足深疑是如乎抽緒詰問而鉤鉅之術既無所施發校搜索而鐮鋤等物亦無所捉一言以蔽曰疑獄也疑案也有非愚淺之見所敢臆斷乙仍于被告人白召史段具梏嚴囚以待回題爲乎弥應問各人云云行究罷伏云云屍帳云云還官云云

附見 清溪村行檢說

谷山府清溪坊民高得才以稻棒(方言道朕寨)打殺其甲始里報余聞犯人已縛余即令中軍執事把守五里亭禁人往來趣備馬出至五里亭見一行首尾將連五里旗幟刑具馬步並列余令悉除之唯刑吏一人仵作一人執鞫一人知印一人油衫一人共一馬五人偕行刑吏進曰將校不從無以捕三切鄰余曰三切鄰我當召致之吏曰侍奴不從(即承謂及唱)無以出命令余曰仵作者無之吏曰無寃錄屍帳式紙物法物無以輸之余曰油衫者無之吏曰祗席衾具不備款匝廚供不具爲之奈何余曰得溫室假寐喫村飯

瘵飢斯已矣吏曰刑具不隨非例也犯人何以枷矣余曰
撿場例不用刑犯人縛亦足矣遂行至停屍處村一空矣
唯一老翁守犯人坐樹根余亦下馬坐他樹根召老翁語
之曰吾行甚簡無相害也凡隱者宜召還少頃一村男女
悉還其家召父老令自里中公議執三切鄰公議定看證
諸人又召父老問本里及鄰村有曾經鄉官武校及爲坊
里任出入官府者否擇其敏慧者悉來相役於是皆權差
職名左右悉備威儀無缺以其一人爲厨監令供一行之
饋歸卽準報之旣行檢仍於檢庭取招成文訖召屍親及
犯人親屬語之曰此獄之情如此如此言之報營當償地

侵地汝等無爲下輩所瞞也有敢以一緡錢輸邑者嚴懲不赦其切鄰干連以下應問各人並於本里保囚以待覆檢其日蕭蕭然還府令刑吏至中路迎覆檢官具陳此事覆檢官恐毀譽頓殊亦除騶從嚴約束不貽害焉

余至康津久在民間知凡殺獄其發告者十之二三其七八皆匿焉誠以一經檢驗遂成敗村不踰年凋瘵空散故苦主雖悲冤掤中爲里中父老豪傑所沮止於是逃犯人賂苦主急急埋葬以滅其口或權吏武校知而脅之卽自里中共聚錢二三百緡以賂之亦終不肯發告其害毒之確斯可知矣爲令長者宜深留意焉

凡遇獄事不可與首吏刑吏密有議讞其跋詞句語不宜秘密宜宣說稠人使得傳相告諭每於取招之後若有一分生路明以法文事理洞諭犯人之親屬使知官意所在不然吏輩窺覘官意從中簸弄而賄賂行焉醜謗起焉殺獄檢狀必連章累牘而例用卷軸報之上司考閱旣艱舒卷不便不過數月爛裂不可讀老獄行查無復憑驗宜著令式自今檢案皆用礴紙爲冊子報司其冊樣大小亦有尺寸使諸邑檢案合成一帙藏于營中以便考檢且可久藏以待查也